

安全第一  
于 佳

## 前言 赛车与帅女孩

中国人开始关注赛车似乎从 F1 在上海有了赛道开始，我周遭的人认识赛车，更多的是从周杰伦主演的《头文字 D》开始。

我不是个热爱运动的人，脑袋不聪明，四肢也算不上发达，关于运动，除了那些比耐力的马虎能过关，其他皆有丢脸之嫌。关于赛车，是从写这篇文才开始了解。

对赛车掌握的程度实属底气不足，所以在此有些地方需要说明，一般一级赛车不会使用人工摇旗；赛车手也不可能未参加过任何比赛就直接获取超级驾驶执照；赛车需在特殊跑道驾驶，不能直接上公路；参赛的赛车车翼、燃料，国际汽联都有所规定，不能随意更改……

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考虑到情节设置的需要与赛车的规则有些相左，还请大家莫要见怪——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纪实啦！

再来说说书中的两位男主角，司城佑是标准的“我穷得就只剩下钱了”，除了钱什么都不擅长，于于还是第一次写这

么没用的“男猪脚”，不过他的优点是对安全的爱超越一切。

滕启太属于“我什么都有，就是缺心少爱”，跟如此完美的“男猪脚”在一起，注定了要充当花木兰，帮忙抵挡他身边的狂蜂浪蝶。

这样的两个人，无论跟谁在一起，女孩子恐怕都会很累哦！

“女猪脚”安全的设定是最近受帅女孩的影响，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今年“超女”选秀火爆进行中。被领导要求学习该栏目的成功经验，所以趁着写作空档关注了一下。

后来在关于“电视工作者大练兵”学习报告中，我这样写道：通过这段时间对“超女”的观察研究，我发现拥有男生的帅气，又不失可爱的女孩子特别受欢迎，像李宇春、周笔畅，于是我将作品中的“女猪脚”写成了短头发、性格直率、想法独特，又有点口无遮拦的帅女孩——安全。

结果该学习报告交上去台长特批二字——重写！

附带一提：其实于本人比较倾向那种性感中带点狂野的魅力女性。

蝈蝈插话：是谁总是喜欢穿吊带裤、娃娃衫扮可爱呢？

## 楔子

“一定要比吗？”赛车手不置可否地瞪着眼前的草窝头——人的头发可以长出这种造型，也算一种天赋吧！

抓抓草窝似的头发，他仗着人高马大俯视敌手，“一定要！”谁让你死都不肯放弃安全，只好玩决斗了。

赛车手昂着头反扑，“那……比什么？”比就比，还怕你不成？

“比谁的头发长得快。”草窝头一脸必胜的自信。

他已经是笨蛋了，还把天下人都当成笨蛋吗？赛车手抵死不从，“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就是现在把你剃成平头，用不了一周的时间它也可以长到这么长。”他拿手比划着，嘲笑地盯着那窝草。

他那哪是头发？分明是野草。

“换个比试内容。”

“比花钱的速度，咱们分别拿一百万出去花，看谁先花掉。”这是草窝头最拿手的。

赛车手怀疑自己是不是早上吃错了东西，居然站在这里跟他废话。他抬腿就要走，草窝头眼明手快拦住他，“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比就走这摆明了是认输了嘛！”

“我要是继续站在这里跟你啰嗦 ,我才是脑子坏了呢 !”他是天生的富家大少 ,这世上绝无仅有的超级败家子 ,赛车手可没那个破时间跟他玩游戏 ,“就凭你这样 ,安全要是选了你 ,我的脑子给你当球踢。”

草窝头笑嘻嘻地瞄着他 ,“那你现在就把脑袋摘下来给我当球踢吧 !”

他是真笨还是装傻 ?居然听不出他在嘲讽他吗 ?都说热闹的马路不长草 ,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瞧他那头疯长的头发 ,就知道他一定是笨蛋中的极品。

跟笨蛋说话真累 ,赛车手将安全帽从左手抛到右手 ,再从右手转到左手 ,“一句话 :比赛车。拿你的‘小水仙’对我的‘风’ ,赢的跟安全交往 ,输的自动滚到一边躲起来 ,别再在安全的面前出现。”

他是国际一流的赛车手 ,跟他比赛车 ,草窝头摆明了不划算。

“你犹豫就是认输喽 ?”赛车手吃定只会花钱的大少爷。

为了安全 ,豁出去了 !“比就比谁怕谁 ?”双手捋过昨天还在眉毛上方 ,如今已耷拉到睫毛处的头发 ,草窝头一语定终身 ,“就这处赛道 ,比少一点 ,三十三圈定输赢 ,怎么样 ?你行吗 ?”

不行的那是太监 !

两个男人击掌为誓 ,玩就玩得大一点 ,赌就赌掉一辈子的幸福。

# 1

“安全……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花芝莲闭着眼睛抱紧掌握着她生命的驾驶员安全大人，死都不肯撒手，生怕一不小心就车毁人亡，要是不幸人健在脸却破了相，那绝对比劫财劫色还惨。

安全被她勒得气都透不过来了，还要一直加速，只能给她口头安慰：“快到了！就快到了！花花，你放轻松一点，别这么紧张嘛！”

不紧张不行啊！坐她车的感觉跟坐云霄飞车差不多，花芝莲已经很努力在控制呕吐的冲动，“还有多久……还有多久才能到赛车场？”

“就快了，已经能看到了。”安全已经能用肉眼看到赛车场了，不过她是远视。

右脚猛踩她做最后一轮的加速，只要过了这个下坡……

哪里冲出来一个男人？眼见车毁人将亡，安全命令花芝莲拿出她的特长，“花花，赶紧按喇叭！”

所谓的按喇叭就是花芝莲张开涂了唇冻的大嘴，以丹田之气直冠云霄——

“车来了！小心啊！大家快闪啊！”

说时迟那时快 ,安全驾驶的车擦过男人的身体眼看就要撞向停在他后方的一辆银色赛车。

对安全来说 ,这种时候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安全第一 !”

花芝莲刚摆脱撞人的惊愕 ,哪能消化她的四字箴言 ?  
“什么啊 ?”

“跳车啦 !”

甩开胯下的爱骑 ,安全抱着花芝莲以敏捷的身手跳车——每个月都要跳上个几回 ,那身手想不敏捷都难。

可怜她的爱骑在惯性作用下直接与前方的银色赛车亲吻 ,不仅磕了牙齿 ,连血都流出来了。

“哦 ! 哦 ! 我的天哪 ! 这……这是彗星撞地球了吗 ?”

银色赛车的主人不过是转了一个身 ,回来后就发现他的爱车多了一道三尺长的刮伤 ,心疼得他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我的小水仙 ,我可怜的小水仙 ,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 ? 告诉我 ,我这就帮你报仇 !”

不用小水仙开口 ,闯祸的人就摔倒在他爱车的旁边。安全挤眉弄眼 ,努力微笑想掩饰过错 ,“不好意思 ,我的车速稍稍快了点 ,好在撞得不严重。”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看在她这么有诚意赔礼道歉的分上 ,车主人应该不忍心跟她计较哦 !

这叫不严重 ? 车主人半闭着眼用手指捅了捅他颇似草窝的发型 ,他根本不忍心再看他的小水仙 ,“我的小水仙都破相了 ,你还说不严重 ? 那我把你的脸划破 ,你觉得怎么样 ?”

好不容易偷溜出来一趟就是想玩个够本 ,现在把时间都

浪费在应对这个男人,安全已经忍得很辛苦了。心一横,她不忍了,“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爱计较啊?我的车也受伤了,比你这什么小水仙伤得还严重,我都没叫你叫什么?”一辆赛车,还穿着冷色调的银色外衣,居然叫如此恶心的名字,这男人不是变态就是缺人爱。

情人被人刮破了脸,身为男人,草窝头的热血接近100度,“你那是什么破车?也能跟我的小水仙比?!”

这个害他小水仙破相的……女人?他不太敢肯定啦!短T恤、牛仔裤,外加超短发,以及粗鲁的站姿,她的模样实在跟“女性”搭不边。惟一让他不敢肯定此人是男性的原因是她胸前埋了两团小小的肉包子——这种级别的肉包子男性不该拥有,拥有它的女性绝对视它为耻辱——这分明是两颗小笼包,体积也太小了!

安全扶起跟了自己六年的爱骑,顺便挺挺两团小肉包,半偏着头用黑眼珠瞪他,“自行车就不是车?”

她还狡辩!她还敢在这里狡辩!草窝头烦躁地用十根手指耙头发,他快崩溃了,“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居然……”

“有吵架的工夫,还是多练练车吧!”

冷不丁一缕凉风吹进他们之间,花芝莲认出他来——刚刚差点被安全撞到的那个男生嘛!哇!一张俊脸外加骨骼结实的身材熏得她乐陶陶——他好帅哦!

“你好,我叫花芝莲。花草的‘花’,芝士蛋糕的‘芝’,莲藕的‘莲’,就是说我人比花娇,声音比蛋糕甜,肌肤比藕还嫩。我的朋友都叫我‘花花’,我不介意你这么称呼我的,旁边这位是我朋友——安全。”说这话的时候,花芝莲还不时抚

弄过肩的小卷发。

她们俩的名字都很好记，一个是一级方程式赛车经常用的车胎品牌，另一个是每一位赛车手都耳提面命的两个字。

“我记下了。”

安全受不了地直翻白眼，每次花芝莲这样介绍自己就代表她的花痴本能又发作了，眼前这个男生要小心哦！

不过他长得实在太风骚了点，安全觉得还是花芝莲小心为妙，省得被人劫了色，多不划算。

她放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的同时，他也在看着她。

这么一会儿工夫，草窝头完全被排斥在外，他最无法忍受自己被忽略的感觉。插在两人中间，他向帅哥吆喝：“你是什么人？凭什么教训我？”

“你要是真心喜爱你的赛车，就把威风带到赛车场上来。”目测这辆银色赛车，应该算是赛车中的极品，只可惜驾车的人逊了点，“我是滕启太，飞城车队的，有时间我们切磋切磋。”

这摆明了下挑战书，草窝头哪肯认输，“我是司城佑，要不是今天小水仙受了伤，我马上就跟你比。”

“有时间再说吧！”

滕启太大步流星向车库走去，顿时吸引了赛车场内所有女性的目光。更有人夸张地打出标语，喊出口号：“滕启太，滕启太，我们支持你！滕启太，滕启太，我们爱你！耶——”

帅哥叫滕启太？可……

“这都是什么玩意？”安全定睛望去，见那些为滕启太呐喊助威的女孩子后面都注明“滕启太亲卫队”标志，齐刷刷一

大片,好不壮观。

这也太夸张了吧!

安全嘟嘟嘴的工夫,就看见一溜身影向亲卫队奔去。

“我可不可以加入你们啊?”花芝莲笑得好暧昧。

“少给我丢人现眼了。”安全拎着她的衣领,把她拽回来,“你又不认识那个人,说不定他除了脸蛋什么都没有呢!”

“光是有那么帅的脸蛋和那么棒的身材就已经很棒了。”

花芝莲发浪的时候,有一阵蓝色的风带着霸气扫过她的身体——是帅哥在把握方向盘。

只是在一般的赛道上练习而已就能达到这等速度,安全忽然很想知道,“想加入滕启太亲卫队需要什么条件啊?”

他根本就是她的偶像,要不是哥管得太严,她绝对要拜他为师。

可怜的司城佑像个配角跟他的小水仙抱在一起哀悼他的第一次出场。



“都要你不要骑那么快了,又摔车了吧!看你回去怎么跟安逸哥交代?”花芝莲不是心疼朋友,她只是心疼那辆刚从修车场疗养回来的赛车——赛车型自行车。

“这能怪我吗?要不是哥不准我来玩卡丁车,我用得着趁他出去忙的这么点时间来赛车场玩吗?”换言之,哥要是看得不这么紧,她自然就能放慢车速,也不会发生这么多危险的事情。

不管了,反正都已经溜出来了,不玩够本多不划算。

“我去玩卡丁车,你要来吗?”

花芝莲不敢恭维地摆摆手,“你去吧!我在这里看着就好。”她之所以陪安全来赛车场纯粹是想钓个好男人。能玩得起赛车的男人绝对身价不菲,安全是特例啦!

进了卡丁车赛道,安全的一颗魂都被钓走,哪还顾得了其他。坐进卡丁车,手握方向盘,她脚丫猛踩,走喽!

左转……加速!冲直道,减速准备右转……再来个弯道超人……哟喝!接近飞起来的感觉真棒!

不过赛归赛,安全还是本着安全第一原则,决不让自己在赛道上受伤。只不过,那速度让任何看见的人都忍不住咋舌。

豹哥——就是其中一位!

“师父,发现好苗子了吗?”滕启太远远凑了过来。

虽然卡丁车的外观近似“玩具”,然而卡丁车赛却成为无数F1世界冠军的摇篮,几乎没有哪个F1车手能够跳过卡丁车这个阶段而直接进入高级别赛车的。F1现役车手中每个人都拿过自己国家或者是大洲级别的卡丁车赛冠军。就连F1历史上最伟大的车手迈克尔·舒马赫拿下的第一个冠军也是1984年的德国卡丁车冠军,直到今天,他还经常出现在卡丁车赛场上。

这里的卡丁车赛场和真正的方程式赛道只有一墙之隔,每次师父来这里必定是想寻找隐藏的天才,滕启太怎会不懂。

“师父啊,你找了多少年了还不是一无所获。”

“谁说我没有收获,你不就是嘛!”身为赛车教练,豹哥的一生都在发掘赛车天才。眼见已过半百,他惟一拿得出手作品只有两部,一是滕峰,也就是滕启太的爸爸,还有一个就是身边的这个小子。不过,今天他可以骄傲地说,他将找出第三部让赛车史上震撼的作品。

“注意到那个驾驶卡丁车的家伙了吗?就是那个一边大笑一边尖叫的丫头!”

偌大的卡丁车赛车场就一个丫头片子,除非瞎了眼,否则实在很难看不见。

“师父说的是她!”那个差点撞到他的女生,叫安全的,“这种速度就开始尖叫,要让她上方程式赛道,会吓哭的。”滕启太实话实说。

豹哥阅人无数,相信自己的眼光,“你没看到那丫头脸上的表情,那是享受。你再看她的速度,只是驾驶卡丁车而已,而且还是在这种赛道上,她的速度已经令人咋舌。就是你当年玩卡丁车最疯的年纪,也未必有她的这份冲动。”

启太这小子什么都好,就是太冷静少了点冲动。虽说职业赛车手需要强有力的冷静作为理性分析的基本条件,但一点追求极速的冲动都没有,是很难晋升一流车手的行列。

在启太身上没找到的激情,塞在卡丁车里的小小身影让豹哥看到了希望,“要是她能加入车队,只要经过我的培训,不出五年,我可以让她越级,直接进入一级赛车手行列。”

也许师父的话有点夸张,但她的天分还是多少有些刺眼,滕启太禁不住多看了她几眼。

赛车手中的天才就是这样的?

他不信。



抚摩着小水仙身上的伤口，司城佑疼痛的心仍未愈合，  
“安逸，快点帮我看看小水仙，她受伤了。”

他这副恶心想吐的模样让安逸想吐，男人对车的偏爱是众所周知的，也有人把车比做男人的情人。可哪有这种男人，真的把赛车当成人一般来疼，富家大少果然都有些怪癖。

“它不过是有点小擦伤，做一下汽车美容就好了。我这里是改装赛车的地方，不接受这种小手术。”管你有多少钱，安逸概不接受。他可是高级技师，不接受这种低档次充门面的买卖。

把小宝贝交到陌生人手里，司城佑哪里放心，尤其对方还是一帮笨手笨脚的臭男人，“你帮小水仙改装车翼的时候顺便喷点漆就好了，拜托喽！”

“这种小事交给我妹妹就好，她很会帮这些小东西化妆的。”人真是不禁念叨，说曹操曹操就到，“安全，今天学校的课很多吗？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安全？这名字很熟啊！在哪儿听过？盯着被刮伤的小水仙，那种心痛的感觉让司城佑瞬间清醒。

“你居然是安逸的妹妹？”

“你认识我妹？”安逸以高度警觉护在安全跟前，不想让司城佑这种浪荡子污染安全的视听，“你们……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

“说起这事来 ,我的车就是……”

用双手堵住司城佑的嘴 ,安全忙着打岔 ,“我在外面停车的时候看见了他 ,呵呵 !”

这个死女人居然用她的脏手来碰他的嘴 ,司城佑快要吐了 ,“赛……赛车……”

“啊 !他的赛车刮花了 ,我来修补 !我马上就拿喷漆来修补。”她用眼神示意司城佑保持沉默 ,“然后我再为你的宝贝上光、打蜡 ,把它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让它比先前还漂亮 ,好不好 ?”答应了就给我闭嘴 ,别多啰嗦。再废话 ,我立马拿硫酸泼它。

安逸左右打量着这两个应该还算陌生的熟人 ,以安全的脾气会那么好地帮人修补车上的刮痕 ?有古怪 !绝对有古怪 !“你们俩是不是认识 ?还是 ,安全 ,你想要司城佑带你去赛车是不是 ?”

“啊 ?”头发长得太长 ,把司城佑的耳朵捂住了 ,他听不明白 ,“你说什么 ?”

“别跟我打岔 !”瞧他獐头鼠目的样子 ,一定没安好心 ,“我告诉你 ,司城佑 ,你少打我妹妹主意。她是喜欢赛车 ,可是我不准她去碰那玩意 ,你要是带她去赛车场 ,就休想我再为你改装小水仙。”

我打她的主意 ?还想带她去赛车场 ?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就她那副不男不女的鸟样 ,哪个男人会动心 ,他又不是Gay。

趁着司城佑一头雾水 ,安全一把拉他过去 ,“你想喷什么颜色的漆 ?我带你去找找。”两人勾肩搭背的模样甭提多亲

热，一等出了安逸的视线范围，安全立刻像甩小强似的将他丢开，“离我远点！”

“明明是你先向本少爷我靠过来的。”这世上对他趋之若鹜的女人不要太多哦！

就凭他那个草窝头得意个屁啊！“警告你，不要告诉我哥在赛车场看到我的事。”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她以为她是谁？伊丽莎白女王啊？女王跟他们司城家还真有点交情，但他也未必要听女王陛下的命令，“坦白点吧！安逸不想让你涉足赛车界，你呢！就背着 he 偷偷跑去赛车场练车，你怕被他知道后会挨骂，所以就不让我提起在赛车场见到你的事，对吧？”

他还不是太笨，可惜聪明得不是时候。安全比对颜色，选了跟他宝贝赛车最接近的银色系，“我帮你修复赛车表面的刮伤，你帮我保密，这总行了吧？”

“这刮伤是你造成的，你帮我恢复原状是应当的，我还没有要你赔我心理损失费呢！”捅捅他松软的草窝头，司城佑玩心大起，“这样吧！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就替你保密。”

这男人笑得好阴，“谁知道你会不会要我卖身给你，不干！”

“就你这副样子，你肯白送我都未必要。”看他挑车的眼光就知道他对女人更挑了。故作潇洒地拍拍手，司城佑给安全设下诱饵，“你不答应也没关系，我马上就进去告诉安逸我们家小水仙身上的刮伤是他妹妹用自行车撞的，还是在赛车场旁边的空地上撞的。你猜想他知道后会不会免费给我的小水仙做美容？”

卑劣的家伙！

横下一条心，安全豁出去了，“好！我答应你。”



“来嘛！”司城佑冲着害羞的安全招招手，鼓励她走上赛道，“来嘛！来嘛！快点啊！”

“要不要玩得这么大啊，司城佑？”

不玩大点怎么能体现他是司城财团的惟一继承人呢？司城佑气定神闲地盯着她，“既然答应了满足我一个要求，就没有反悔的道理，再耽误时间，我怕自己的手会忍不住给你哥安逸打电话，让他来陪我试车啊！”

这是威胁！安全当然……要接受了。

拉拉距离膝盖有十公分的裙角，再拽拽吊在肚脐上方的小可爱，安全大义凛然地走上赛车车道。

“来就来！谁怕谁？”她不过是从没穿过裙子所以才感觉如此别扭，把穿在身上的这块布料当成短裤好了，膝盖上方十公分的短裤太多了。

以为站出来就完了？

将一红一绿两支旗交到她手上，司城佑的眼皮微抬，“挥漂亮点，记得挥旗子的时候抬膝踢腿扭屁股啊！”

她又不是拉拉队长，这里也不是篮球比赛的现场。

她不干，“赛车哪有人站出来挥旗子的？”

“我喜欢看啊！你得满足我的要求对不对？”他吃定她。

挥吧！

动动手臂。

他不满足。

再抬抬膝盖。

他还不能满足。

连小腿也一并踢起，这总行了吧？

他还嫌她没把底裤露出来。

安全生气地叉腰抬腿，底裤若影若现露了小半，“你是故意整我对不对？”

“你才看出来？”没有人可以在伤害他的小水仙之后全身而退，她是女人，也不例外。

靠在小水仙身上，司城佑让目光放肆地上下左右前后打量着她，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你胸部太小，屁股不够翘，个子矮了点，脸方了点，头发枯了点，鼻子上还多了点黑头。我可以肯定地加以总结：这辈子除非整容，否则你绝对当不了美女。”

靠！他以为他是谁？他这是王子选妃吗？她可不做他的爱慕者，哪个偶像会顶着一窝草在头上，“拜托！现在不流行肌肉男了，你长那么壮只是白占地方罢了。还有，你眼睛已经够小了，拜托你别笑了好不好？笑起来就眯了眼，整个一小眯眼，眼珠子不见了，眼窝处只看到一条黑线——丑死了。最丢人的就是你那窝头发，要是你站着不动，不到三分钟就会有只鸟飞进去做窝，你这副形象做环保组织的代言人实在是太标准了。”

这世上敢损他的人屈指可数，将损他的想法变成现实的人至今为止更是只有她一人。

狠！他算是记得她了。

一般大男人在斗不过小女子的时候大多都会抛出一句话，司城佑也不例外。

“好男不跟女斗，我没工夫跟你瞎扯，我去练车，你别乱摇旗，站在这里就好。”她穿迷你裙、露脐装的模样甭提多可爱了——不男不女。

不多废话，走喽！

踩足油门，司城佑带着他的小水仙飙了起来。

单圈下来，在路过安全身边的时候，司城佑刻意放慢速度，猥琐的目光从她的大腿往上挪。

呵呵！她属于健康美的那种，越看越耐看，好棒！

司城佑不自觉地舔舔嘴唇，翘起嘴角的同时瞪大眼睛。

我不是小眯眼……我不是小眯眼……我即使笑起来也不会变成小眯眼……

他分散了精神，小水仙的速度也跟着慢了下来。就在此时，一阵蓝色的风从他的身边刮过，很快超过他的小水仙。

司城佑每每加速想赶上去，蓝色的风就以身挡在他面前，一次又一次。

这不是摆明了挑衅嘛！

司城佑豁出去跟他拼了，蓝色的风更是不管不顾，豁出车的寿命跟他干了。

不要命了？司城佑可爱惜小水仙了，决不会让她受到一点擦伤。他的担忧严重影响了小水仙的速度，渐渐被蓝色的风越吹越远……